

诗人论诗

答友人

帝子乘风下翠微，
烟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嫌妖雾又重来。

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中华诗词普及丛书

中华诗词普及丛书

诗人论诗

中华诗词研究院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论诗/中华诗词研究院编.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3

(中华诗词普及丛书)

ISBN 978—7—5068—2762—1

I. ①诗… II. ①中… III. ①诗词—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393号

编 者 / 中华诗词研究院

主 编 / 周兴俊

责任编辑 / 高雅 杨铠瑞

责任校对 / 刘洁琼 赵丽君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冀 宁 吕兆梁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制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7.5

印 数 / 0001—2000册

字 数 / 280千字

版 次 /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袁行霈

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华诗词的研究、创作与创新，中华诗词研究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诗词年鉴》、《中华诗词研究丛刊》、《中华诗词探索丛书》和《中华诗词普及丛书》。

《中国诗词年鉴》重在收集选辑年度诗词创作与研究的动态和重要成果；《中华诗词研究丛刊》每年出版四辑，重在推介当代诗词大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中华诗词探索丛书》重在探索诗词创新发展之路；《中华诗词普及丛书》则致力于普及诗词写作的基本知识。

上述四种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有赖于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歌学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诗刊》、《中华诗词》以及各地诗词学会和诗词报刊的支持，有赖于中央文史研究馆以及各地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参与。所以，马凯同志在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华诗词研究院“要加强同中华诗词学会以及其他诗词、曲赋、楹联社团的联系合作”。

由于中华诗词研究院系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其主要工作任务是为当代诗词的传承、发展、繁荣服务，即以组织、服务诗词研究创作为主，以自身研究创作为辅，在有关诗词社团、报刊的帮助下，成为凝聚诗词人才的重要纽带，繁荣诗词创作的重要平台，引领诗词评论的重要窗口，推动诗词研究的重要阵地，收集诗词资料的重要文库。所以，在编辑出版年鉴、丛刊和丛书的同时，还要办

好诗词研讨会、吟诵会，以及研究院网站和资料文献库等，再在此基础上组织推动诗词重要课题的立项研究。总之，任重而道远，编好出好用好上述书刊仅是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工作正在陆续启动，争取在三五年内形成规模，见到实效。为此，诚望得到诗界和其他各界朋友更多指导帮助，以便在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引下，为中华诗词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前 言

去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旨在介绍诗词创作经验与方法的《诗人说诗》，现在又编出旨在论述诗词传承与创新的《诗人论诗》。目的都是为普及诗词基本知识，推动诗词的创作与研究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服务。

《诗人论诗》由三部分组成：一古体诗论，二新古体诗论，三新体诗论。古体诗论以马凯同志在《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知古倡今 求正容变》和《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以及在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影响广、反响大，故列于卷首。其他古体诗论稿多见之于近期出版的诗词书刊，唯叶嘉莹教授的《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是写于20年前的特稿。

至于新古体诗，当然以著名诗人贺敬之的创作成果与论述最为显著精当，故将其《贺敬之诗书集自序》冠以“我在诗词形式方面的尝试与探索”之名编入本书。新体诗研究则以中华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先生的《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打头，以宁夏诗词学会会长秦中吟先生的《新体诗也要创新》收尾，中间收录了多位著名诗人的论述。

我们将古体诗论、新古体诗论和新体诗论编在一起，期望三方加深了解、取长补短，以便在古体诗现代化、新体诗民族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总之，在诗词研究与创作方面，仍应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坚持“三贴近”，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

务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创出一个更为繁荣辉煌的诗词盛世，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应有贡献。

周兴俊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总序	袁行霈 (1)
前言	周兴俊 (3)
知古倡今 求正容变	马 凯 (1)
传承和发展中华诗词	马 凯 (5)
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	马 凯 (9)
努力办好中华诗词研究院	马 凯 (21)
致马凯同志的一封信	霍松林 (26)
研究韵文, 开创一代新诗风	霍松林 (27)
论中华诗歌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意义	霍松林 (39)
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	叶嘉莹 (53)
以精品推动中华诗词现代化	丁 芒 (89)
以古促今, 生发新能, 再创辉煌	丁 芒 (95)
意境论	丁 芒 (104)
当代诗词的生命在革新	刘 征 (109)
我和民族传统诗歌	刘 征 (112)
诗词要把表达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刘 征 (116)
学习古人诗论, 推进当代诗词	尹 贤 (121)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袁行霈 (126)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袁行霈 (139)
诗歌要在继承中创新	袁行霈 (161)
中华诗词从尘封到复兴	郑伯农 (163)
从竹枝词谈到诗体创新问题	郑伯农 (174)
诗词规则与诗词规律	郑伯农 (187)
精品与创新: 从传统诗词形式的弊端说起	寓 真 (191)

2 诗人论诗

旧体诗创作：从复苏走向复兴	郑欣淼 (196)
军旅诗简论	李文朝 (202)
辩证地把握当代诗词创作的继承发展问题	钱志熙 (210)
我在诗词形式方面的尝试与探索	贺敬之 (214)
中国诗歌发展的新方向	岳宣义 (217)
我对“新古体诗”的几点认识	樊希安 (222)
关于“求正容变”的体会与思索	林 平 (230)
古典与现代的交融	张同吾 (238)
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	吕 进 (242)
关于新诗的诗体建设	晓 雪 (245)
寻根溯源，建立新的审美定势	峭 岩 (248)
咫尺天涯 任重道远	刘 章 (251)
现代诗应走新古典主义道路	旭 宇 (254)
诗体管见	浪 波 (257)
诗歌在突围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田 禾 (259)
新体诗也要创新	秦中吟 (263)

知古倡今 求正容变

——在《缀英集》编辑出版暨
中华诗词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马 凯

首先对《缀英集》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缀英集》是诗词界出版的一部品位高、质量高、历史厚重的力作。我想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作者来说，都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文史馆是毛主席、周总理倡导下成立的，积聚了我国文史界的一些饱学之士，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阅历。这支作者队伍是许多诗词汇编无法比拟的。

其次，从内容来说，无论是抒情、怀古，还是感悟、记事，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反映。《缀英集》所选诗词时间跨度大，反映了一百多年来祖国、民族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即使是一些个人抒怀的作品，实际上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不少作品在我国诗词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第三，从格律来说，《缀英集》编选说明讲到，“入选旧体诗词一般要求符合格律，但不以精严为准”。我看了《缀英集》后感到，入选诗词格律要求是严格的。这与现在有些诗词汇编名为中华诗词但又不太讲究格律有明显不同。

最后，从版式来说，《缀英集》的装订、印刷也非常精美。在此也对线装书局表示祝贺！

总之，《缀英集》的出版，既是我国诗词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也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我多次讲过，自己只是一个中华诗词的业余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个中华诗词的“票友”。上中学的时候，一两角钱买了一本《诗词格律浅说》，是我的启蒙读物。后来陆续有一些习作，在夫人和友人的怂恿下，也出了一本小集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诗界学长、诗友的指点和帮助。比如，前年我曾经专门拜访过袁行霈馆长，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鼓励我写诗一定写出自己的风格，在国家经济发展第一线工作就要写出能够反映一线工作的重大题材。这对我鼓励很大。我还请教过入声字怎么处理的问题，袁先生也给我出了主意。今年抗震救灾期间，跟总理五次到灾区，感触很深，真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写了《抗震组诗（十首）》。草就后，我将诗寄给袁行霈、沈鹏、郑伯农、周笃文、杨金亭等老先生和胡振民等同志。他们非常认真地给我提了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觉得提得都很好。只举一个例子，第五首是《国旗半垂》，其中有两句原来是：“八万同胞一瞬歿，天何糊涂天之罪。”一瞬间八万人遇难了，老天爷怎么这么糊涂啊，犯下这么大罪过。袁先生建议把最后几个字改成“天何糊涂人何罪”。这两个字确实改得很好。我希望以后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学长、诗友对我有更大的帮助。

当前，中华诗词在沉寂了一个时期后，已经从复苏走向复兴。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首先这是中华诗词自身的魅力所在。中华诗词是以汉字为文字载体的诗歌。汉字本身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是有“四声”的方块字，把语言和音乐、字形和字义、文字与图画等绝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以拼音为特征的其他文字所不可比拟的。发挥中国汉字这个特有优势写出的格律诗，具有内在的魅力，其内涵之深、形式之简、音韵之美、数量之多、普及之广、流传之久、影响之大，是许多其他文学形式难以同时具备的，也是世界上用其他文字创作的诗歌难以比拟的。中华诗词的复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大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有在座和不在座的中华诗词界同仁们的努力和奉献。现在全国中华诗词作者队伍有几百万之众，学诗、读诗、背诗、懂诗的更以亿计。全球学习汉语的热潮此起彼伏，学习汉语必然要学习中华诗词，体验汉语的魅力。我们对中华诗词发展的势头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看到中华诗词发展的同时，也要有危机感。我多次呼吁，要

认真反思“新体诗”走过的道路。老一代的诗人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新体诗，我们这一代人是朗诵着这些新体诗长大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不是说没有好的新体诗，但许多新体诗越来越远离读者、远离大众，一些新体诗杂志订阅量急剧下降。格律诗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现在每年发表的格律诗达几十万首，但是会不会在繁荣过后也走下坡路，应该警惕。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新体诗发生了“井喷”现象，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像《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的新诗，感人之深、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的。希望新体诗的这种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与之相比，格律诗则稍逊一筹了。这是不是也值得中华诗词界认真思考呢？所以，进一步研究诗词包括新体诗和旧体诗的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是非常必要的，经过比较从中可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我曾在其他会议上提出发展和繁荣中华诗词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新体诗和旧体诗的关系，诗人和大众的关系，作诗和做人的关系。我希望诗界朋友们为中华诗词的发展和繁荣，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这里，我仅就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谈一点想法。我认为有两个“千万不能”。一是“千万不能丢掉传统”。丢掉传统，不讲基本格律，中华诗词就不成其为中华诗词，就会自我“异化”为别的文学形式，比如说成为散文诗、顺口溜或者其他，虽然形式上还是“七言”、“五言”、某某“词牌”等，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为此，建议加强对诗词格律基本知识的普及工作，多搞一些大众化的讲座，多做一些培训、教育、宣传普及方面的工作。二是“千万不能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中华诗词就会丧失活力，就会脱离时代、生活和大众，也会被“边缘化”。丢掉传统而自我“异化”，与没有创新而被“边缘化”，二者殊途同归，都会使中华诗词丧失生命力。

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正确处理诗词格律问题。刚才我已经谈了，既然要作格律诗，就要符合基本格律，不讲格律，就不是格律诗，但在这个前提下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在“音韵”上，有主张严守“平水韵”的，也有主张用“新声韵”的。我赞成中华诗词学会主张的“知古倡今”。“平水韵”至今已七八百年了，七八百年来语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话已成主流。

如果一味固守“平水韵”，有些诗词用“平水韵”读朗朗上口，但用普通话读会很拗口，中华诗词就会失去众多读者。随着语音变化倡导“新声韵”有其必然性。但又必须“知古”，如果不懂得“平水韵”，就不能很好地欣赏中华古典诗词之美。唐诗宋词很多入声字用得非常好，用现代语音就读不出韵味来。在“平仄格式”上，我主张“求正容变”。所谓“求正”，就是要尽可能严格地按照包括平仄、对仗等格律规则创作诗词。因为这些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的，是一个“黄金格律”，不能把美的东西丢掉。但也应“容变”，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许有“变格”。实际上很多诗词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诗词名篇，“变格”也不是个别的。一位老先生曾说，有些诗，情真味浓，虽偶有失律亦能感动读者，不失为好诗；反之，则虽完全合律，亦属下品。我赞成这种说法。总之，我认为在音韵上要“知古倡今”，在格式上要“求正容变”。当然，所谓“创新”，不仅指在音韵、格式等形式上要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指在内容上要与时俱进：中华诗词必须也能够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当代人的情感和生活。以上看法，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总之，希望《缀英集》的出版能够对中华诗词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历时五年，出了第一部《缀英集》，选编的是二〇〇五年以前历任馆员的作品，希望以后再出第二部，一直出下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传承和发展中华诗词

——在中华诗词发展与创新
暨《心声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马 凯

很高兴参加这个座谈会。会前，我曾对会议组织者说，不必专为《心声集》出版开座谈会；如果按惯例要开的话，主题建议定为如何繁荣中华诗词。听了各位学长、诗友的发言，很受启发。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国学家、诗词家，也有音乐家、出版界领导，有老先生、也有中青年，大家济济一堂，开了一个水平较高的座谈会。

我看了不少关于如何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的文章，也参加和听过一些这方面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感到今天的讨论更深入了。比如，刚才伯农同志讲的规律和规则的关系问题，就为我们正确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好的思维框架。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要尊重艺术规律。美是艺术的本质。艺术规律就是追求美、反映美的规律，这是永恒的。作诗就是要追求美，但是作诗的具体规则如声韵，那是要与时俱进的，要发展的。总不能舍本求末吧！“本”就是美，就是和谐，具体规则要反映而不能违背美和谐这一本质。这个看问题的思维方法，不但对解决中华诗词方面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而且对解决其他门类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都有作用。

刚才袁行霈先生讲的一席话，听了也很受启发。他用非常简洁的语言从中华诗词的发展史说明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他的中心观点是，一部中华诗词史就是一部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历史。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使中华诗词永葆青春和活力。袁先生的发言还

涉及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一个问题是：五四运动产生了新体诗，以后也有发展，但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袁先生的发言至少是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新体诗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发挥了自身的长处，即束缚少，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情感；另一方面，有的新体诗丢掉了或不善于借鉴以汉语为基础的古体诗词的长处。中华诗词以汉语为基础，汉字具有独体单音的特点，形为方块，字有四声。用这样的文字写出的诗，句式工整，便于对仗，音节和谐，这些都是用其他拼音文字写的诗所不具备的，也是散文诗所不具备的。我过去也讲过，要认真研究古体诗和新体诗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新体诗要吸收古体诗的长处，古体诗也要吸收新体诗的长处，形成古体诗与新体诗并驾齐驱的发展局面。袁先生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诗词大师。在当代，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诗词大师，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受毛主席诗词的影响、熏陶和教育就很深。五四运动以后，中华诗词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得以复苏，现在方兴未艾，与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今，我们还是缺乏诗词精品和经典，缺乏大家和大师，这不仅是在诗词领域，我前几天在一次会上也讲过，包括书法、绘画，也包括小说、戏剧等，优秀作品也有，但是能够达到或超越历史巅峰的传世作品和大师，还是很缺乏。其中原因何在，深入分析后，对推动中华诗词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王立平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谱的歌曲，像《红楼梦》插曲、《少林寺》插曲等，百听不厌。他也对发展中华诗词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提出，中华诗词要插上音乐的翅膀。这一点刘征同志也讲了。中华诗词还要同新诗联姻，与歌词联姻，与民歌联姻，汲取其中好的成分。如果我们的中华诗词有这样几个联姻，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那将是海阔天空，前途无量。

在中华诗词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刘征、伯农、笃文、金亨同志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几位诗词界的长者，如果讲继承传统的话，古典诗词的功底都是很深厚的，但他们又是改革派、与时俱进派。刚才几位先生都谈到如何看待“合掌”问题，说的是具体问题，但反映的是一种既要继承又不拘泥于古人、与时俱进的理念。

中华诗词的生命力，中华诗词的事业，希望就寄托在这种理念上。京战同志和几位老先生都谈到内容创新和技巧创新的问题。应当说，两者都需要，也都重要。创新，当然首先是内容创新，要有时代气息，反映现代生活。但这又是个难事。袁先生、刘征先生都举了大量生动事例，说明如何把当代生活诗化，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共同下大气力。对于诗词的格律，我上次讲了我的观点，那确实是黄金定律，是数千年前人们千锤百炼形成的规则。要不要创新？就声韵而言，要与时俱进，这已逐渐形成共识；就诗体而言，比如创造出某个新的诗体（如“自度曲”等），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创新的主要工夫不应该下在这方面。

总之，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确实学了不少东西。至于我那本诗集的出版，要感谢在座的和不在座的许多诗词界、出版界、音乐界的学长、诗友和朋友们长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人贵有自知之明。大家也谈了一些对我鼓励的话，其实难副。比如，大家说写诗就是要反映时代、表达真情、力求守律、尽量通俗，在这些方面自己做了些努力，但差距确实还很远。对我的诗词的肯定之语，其实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这些年与诗词界的学长、诗友接触多了，吸取了不少营养。去年写的抗雪、抗震组诗，寄给在座的和不在座的许多先生提意见，很多就吸收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感慨良多，确实值得讴歌，试填了《满江红》三首。《满江红》词牌一般是入声韵，本来难度就大；前两首又是次韵，其中歇、切、缺、阙、镗、夕等又是险韵，更是难上加难。中途一度想改词牌，但又不舍得全部推倒重来。形成初稿后，送请包括在座的许多学长、诗友们提意见。大家非常认真，仔细推敲，从平仄格律、遣词造句以及内容表达上都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使我非常感动。比如，第一首的最后一句，原来是“东方阙”，袁先生和几位同志异口同声说不甚贴切，需要改，有建议改成“补天阙”的，有建议改成“人民阙”的，后来易行同志建议用“得天阙”，采纳了。还有，第三首“樊篱直破”后改为“冲破”，更有气势了，也是张锲、金亨、笃文等几位老先生不约而同的意见。第三首上阙最后一句由最初的“垂天翅”，曾改为“插天翅”，讨论后最后改为“凭天翅”，意思是祖国的再次腾飞凭借的就是前边讲的“审时适变开新制”的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改革创新的精神。说实在的，这三首词虽然几经修改，但现在仍觉得不满意。比如，在写第三首“腾飞”时，总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国家当前是进入了一个盛世，但中国历史上盛世也有啊，几大盛世，有长有短，短的只有二三十年，长的不过一百二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盛世能走多远，能不能持久地昌盛下去？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应该有这种忧患意识。所以在第三首下阕，原有两句是“携手共圆三步曲，披荆永续千秋史”。沈鹏先生看了后给我的来信中专门讲了要有忧患意识的问题。后来见面时他说，信不是针对这首词讲的。但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原句虽然想把盛世下的忧患意识表达出来，但言犹未尽。后来改为“未敢忘圆三步曲，更难永续千秋史”，意思强化了，但句子不尽如人意，还想再改。这首词的最后结尾（即“全赖有，别样路通天，旌旗赤”），就是说我们的事业要千秋万代继续下去，就是要靠一个理论、一条道路、一面旗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旗帜。这三首词仍是未定稿，希望学长和诗友们继续提出修改建议。

如何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上次提了五个关系，今天重点深入讨论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此外还有普及与提高、新体诗与旧体诗、诗人与大众、作诗与做人等关系，有机会可以进一步探讨。再次感谢各位学长、诗友对我的关心、鼓励和帮助。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二日